

## 解構與反思，原住民知識青年的人類學探索之路

文／葉之幸（國立臺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碩士班）

人類學，或許是考場中的冷門科系，但它卻是一門極具「溫度」的學門。在全球一家、強調多元文化互動與溝通的時代，人類學者強烈的反思性格，反覆拆解檢視每個時代的理論意涵，在各種不同社會的人群中親身探索，理出頭緒，接著轉譯它們，讓各種社會人群彼此也有機會互相理解；簡單來說，人類學是消除人類偏見與歧視的一帖良方。另一方面，當代的人類學也逐漸從過去殖民者對被殖民者的不對稱位置走出，歷史上那群曾經的「被殖民者」，如今也有許多人投入當中，回頭凝視著這些過去「被研究」的歷史文獻。

本篇藉由訪談兩位分別來自臺東建和射馬干部落（Kasavakan）及新園卡拉魯然部落（Kadraluljan）的原住民知識學人，藉由他們的生命歷程以及結合人類學研究與社會實踐的經驗，探討人類學學習如何能貢獻在原住民發展。第一位受訪者是人稱「大大」的汪

智博，第二位是巫化·巴阿立佑司牧師。身為原住民，在臺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所研讀人類學的過程中，他們回顧過去學者對於自身族群的研究，發現角色轉換的趣味，感受特別深刻。他們不約而同地認為，學習人類學知識就像是把自己重新拆解、組合一次，對於事物的邏輯與看法，相較過去顯得更多元多面。

### 汪智博：「我解構自己，解構到連工作都辭了。」

進入東大南島所就讀前，汪智博已在新聞界工作二十年，現於台灣好基金會服務，並擔任建和部落主席。2012年因部落一起何謂「傳統歌舞」的爭議，決定報考東大南島所。論文研究方向在多方著墨後，著重於公共政策上。

他回憶道：「這個爭議讓當時的我內心起了很大衝突，一方面工作上也覺得堆疊累積到有些貧乏的狀態，所以決定再去進修。」一邊說著，隨手打開電腦，就將研讀期間滿滿的電子筆



圖一：受訪者汪智博。

記與報告呈現在筆者眼前。他臉上盡是滿足地說：「那時候每一堂課，每一篇文獻我都盡量讀完寫完，很少漏掉的。工作結束後真的很累，但回到家還是繼續唸到清晨四五點。」多年的新聞工作經驗，讓汪智博跑遍東台灣各地，從平地到深山都有過足跡，可是心裡卻逐漸感覺到自己的不足。

各式各樣的訊息每天都需要處理、報導，這是新聞人的日常。汪智博說，每件新聞都必須嚴格查證，否則很容易招來法律訴訟。雖然記者可以取得很多專家學者的意見與背書，他卻始終認為不夠深入，僅能看見事情的表面。因此當他擔任平面媒體花東召集人時，前往每一個部落，無論先前是否有過採訪經驗，他仍會先在一旁靜靜待著，觀察、訪談，挖掘到一定的深度後，才真正開始報導工作，如同人類學中講究微觀的視角。

「有一年我去台東採訪荖桐部落的海祭，主祭的耆老告訴其他記者他們在祭拜土地公與海龍王，結果隔天報紙一出來，上面大標題就寫著『阿美族部落祭拜土地公與海龍王』。」汪智博又氣又好笑地說，這樣錯了嗎？錯了。但是又沒錯呀！耆老的确是這樣說的。所以到底錯在哪裡？原因就在於記者不瞭解背後的文化脈

絡，受訪者老並不擅長使用中文，無法精準的選擇詞彙來描述阿美語所代表的意涵。從這個案例，我們可以看見新聞工作對於採訪深度做足與否的重要性，而這部份，在人類學知識裡深刻地領會到。

「所以我說新聞的東西很多是非常表面的，尤其是現在的新聞，即時性要有，照片、影片也要有，變成我們同時要去做這麼多東西的紀錄，一手拿相機一手拿錄影機，這對我來說已經失真了，太可怕了！」在不斷追求時效、圖片、影片，甚至連臉書動態都能成為新聞的時代，終究讓一邊工作一邊唸書的他，於2015年萌生退意。他笑著說：「我常常說我自己是loser，是逃兵。總之現在媒體的速度變快了，厚度卻變薄了。」對於現在的新聞環境，他沒有絲毫留戀。

探索人類學的路途，汪智博以「把自己洗過一遍」來形容，對於人生做了相當大程度的解構。離開媒體工作後，他繼續完成碩士學位，畢業後並沒有回到新聞界工作，而是在充滿歌聲的臺東鐵花村擔任總幹事。部落主席的身份使得生活緊緊與部落聯繫在一起，而起初那件讓他決定報考的爭議事件，已在課堂與無數的文獻中找尋到解答。最後，他認為人類學知識的

探索，能夠不斷觸發過去對於新聞工作與當前部落事務的反思，「當它變成實際的東西的時候，它會變成學問的基礎。」經由身體力行的實踐，將學問轉化為腦內的穩固基礎。

### 巫化·巴阿立佑司：「知道自己是誰，就更有站起來的力量。」

第二位受訪者巫化·巴阿立佑司牧師，是東大南島所 2004 年第二屆的「元老級」學姊，起初同樣帶著急欲尋求的問題而踏入人類學領域。在這之前，她仍在美國攻讀神學院碩士學位，聊起這段回憶，絲毫沒有模糊地說：「就是—直很想瞭解自己的母體（排灣）文化，但是神學院並沒有辦法給我。」這樣的渴求，讓她心裡始終有著「不完整」的感覺。但碰巧的是，就在快回國之際，東大南島所籌備處設立的消息傳來，她眼睛一亮，心想：「這就是我要的。」

雖然在部落成長，但是卻沒有辦法深入地理解排灣族文化。她說，因為漢化得早，無論是生活方式、飲食、宗教，幾乎已與平地人無異，雖然長輩會分享關於部落的知識，但是並沒有被「常態性」的持續教導。過去一直擔任基督教神職人員的她，排灣族的 *pulingaw*（巫化牧

師將之稱為「靈媒」）特別吸引她的心靈，所以打從一開始，就鎖定了論文研究的主題。「另一部分我也想找上帝，看看能不能跟西方的基督信仰有一個對話或連結。」兩者不同的神觀，引起她很大的興趣。

*pulingaw*（靈媒）對巫化牧師而言並非是一種祖靈信仰，反倒更像是一種緬懷、一種追溯。在閱讀文獻與田野工作期間，她開始去理解 *pulingaw* 於儀式中所說的話。「基督信仰的根源是聖經，Paiwan 最重要的就是 *pulingaw* 的語言。」雖然部落過去對於這部分有著許多禁忌，但嚴重的文化斷層，使現在有志學習的族人相對地容易親近。

她深刻地說：「*pulingaw*所說的話，裡面除了儀式的流程，還包含了很多很多關於部落的歷史，像是族人從哪裡來，過去的頭目是誰等等……。」在田野期間，巫化牧師時常驚嘆著即使沒有文字，也能夠憑藉著語言，世代地將儀式流程完整傳承下來，而其中關於部落歷史的話語，是她將之稱為緬懷、追溯，而並非祖靈信仰相當關鍵的一點。

「另一方面也是語言轉譯的問題，中文的意義並不等於母語中所表示的意思。所以回到老人



圖二：受訪者巫化·巴阿立佑司。

家說的，他們不是說這是信仰，而是『慣習』。我覺得我們還是要從字根去理解，所以有這樣的反省跟對話。」這是她在人類學中探討排灣族 *pulingaw* 相當重要的收穫。

那目前在部落事務上呢？談起擔任新園卡拉魯然部落主席的職務，她自信地說，人類學的知識探索讓她「知道自己是誰」，所以能夠接受更多挑戰。當部落裡各種事件、問題不斷迎面而來的時候，這些學習是很大的幫助。2015年新園里養雞場的抗議事件，是巫化牧師與部落緊密連繫在一起的時刻，也是促使2016年擔起部落主席職務，甚至是決定參選台東市第十二屆平地原住民市民代表的重要開端。這場運動，部落族人、里民及參與此事的各方朋友們，在經過整整五個月的抗爭後，成功地促使台東縣政府制定相關規範，阻擋了養雞場的設立。期間發起了走街、音樂會等不同的抗議形式，是部落相當重要的一次經驗。

「從前我的想法是很上面的（腦袋），但現在我是很 close down 的，是踩在土地上的。」巫化牧師開心地說著。

## 知識的實踐

人類學的反思性格，在二人的訪談中清晰可見。汪智博目前在鐵花村致力於台東音樂場景的推廣，企劃各式各樣的活動，就是為了培養在地音樂創作人才，甚至思考著進場票價如何也讓台東的孩子有能力進場聆聽；而巫化·巴阿立佑司牧師因養雞場抗議事件的成功，期盼能透過公職來爭取更有益於部落族人的法案條例，也是將獲得的知識實際應用於公共事務上的一種挑戰。

## 筆者後記

臺北到臺東，大概是目前台灣主流社會認知下「城市」對「鄉村」的最佳寫照之一。拜鐵路電氣化之賜，現在搭乘台鐵列車只需四個鐘頭即可從臺北抵達臺東，回想兒時回花蓮鳳林老家一趟，還得拖著行李轉一兩班列車。只是地理距離拉近了，社會距離卻仍進展緩慢，「花東」依然是許多城市人心中的窮鄉僻壤，又或是以一詞「後花園」蔽之，彷彿十幾二十年來，花東依然是那青年外流、人口嚴重凋零的地方，從未改變過。但日常周遭的景象總是特別



深刻。這一年半在臺東唸書生活的時光，結識了許多在地青年，有的從來沒有離開過家鄉，有的到異地求學工作後歸來，現在用自己擅長的技能知識，在部落、社區裡盡責工作，不僅謀求一份生計，更帶著對於家鄉未來的殷切期盼。夜深人靜時，火塘邊的我們話題總是圍繞著關於家、關於部落大小事的進展，在揶揄調侃中，互相給予支持的力量。

地理距離不再那麼遙遠了，但我們準備好更深入地認識臺東了嗎？擦掉腦海中的刻板印象，我們其實可以更仔細地探訪這裡的人事物。